



三姊妹

契訶夫 著

契訶夫戲劇集

三 姊 妹

四 幕 劇

曹 靖 華 譯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· 北 京

書號 294

字數 60000

三 姊 絲

著 者 契 訶 夫

譯 者 曹 靖 華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牌樓朝陽門外大街)

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

京 0001—5000
(內附裝 1000 本)
定價 4.200 元

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

作 者 像

XcI13/21

登場人物

安得列·蒲洛左洛夫（安得列）。

娜姐霞——他的未婚妻，在第二幕裏就結了婚。

娥爾加

瑪霞

他的姊妹們。

衣麗娜

裴得·庫雷庚（庫雷庚）——中學教員，瑪霞的丈夫。

亞力山大·韋世寧（韋世寧）——陸軍中校，砲兵連長。

尼古拉·屠怎霸荷（屠怎霸荷）——男爵，陸軍中尉。

華西里·蘇林內（蘇林內）——二級上尉。

伊凡·齊布德金（齊布德金）——軍醫。

亞歷賽·裴杜其克（裴杜其克）——陸軍少尉。

吳繼美·路得（路得）——陸軍少尉。

費拉潘——地方自治會的守門人，老頭。

安裴霞——保姆，八十歲的老太婆。

地點

外省的一個小城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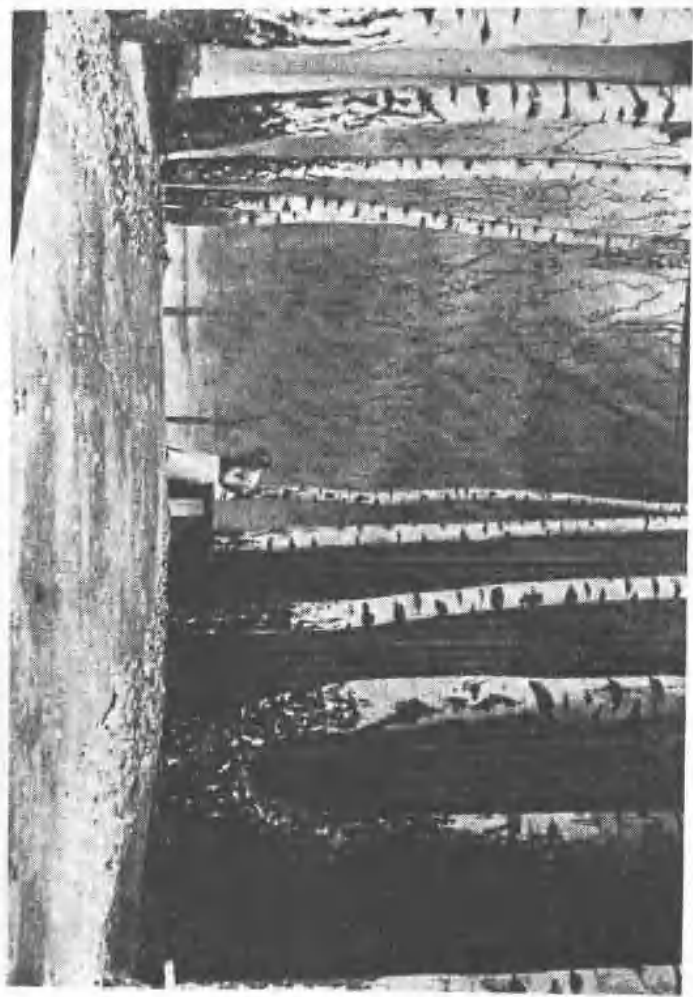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三姊妹”第二幕劇照（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）



“三姊妹”第三幕劇照（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）

“三姊妹”第四幕劇照（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）



“三姊妹”第四幕劇照（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）



第一幕

在爾洛左洛夫的家，一個有圓柱的會客室，圓柱後邊可以看見一個大廳。正午的時候，滿院陽光，令人很感爽快。在大廳裏的桌上預備着早餐。

娥爾加穿着天青色的女子中學的教員制服，她不論是站着或是走着，總在改學生的草本；環霞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把帽子放在膝蓋上，坐落，看着書；衣麗娜穿着白色的衣服，站在那裏沉思。

娥爾加 父親死了整整一年了，恰好就是今天，五月五日，你命名的這一天，衣麗娜。

那時候下着雪，天冷極了。那時我覺得我活不下去了；你昏迷不醒的躺着，就像死人一樣。可是一年過去了，我們回想起這件事來不覺得難過，你已經穿起白衣服來了，臉上也發着光。（時鐘打了十二下）那時候鐘也是這樣打的。（稍停）我記得，父親出殯的時候，奏着樂，墳地上放着槍。他是一個將軍，是旅長，可是送殯的人却不多。而且當時下着雨。下着很大的雪和雨。

衣麗娜 幹嗎又想着這些呢！

圓柱後面，大廳裏的桌旁出現了男爵屠怎維奇，齊布德金和蘇林內。

娥爾加 今天很暖和，可以把窗子打開吧，可是樺樹還沒有發芽呢。十一年前，父親被

任命爲旅長，就帶着我們離開了莫斯科，我記得很清楚，是五月初，就是在這時候，在莫斯科所有的花都開了，天氣很暖和，一切都被陽光照着。十一年的時光過去了，可是那兒的一切我都記得，就好像昨天才離開那兒一樣。天呀！我今天早上醒來，我看見那麼好的陽光。看見那春天，愉快在我心裏激動着，我對於故鄉真想得要命。齊布德金 完全不是那回事！

居怎霸荷 當然是瞎說。

瑪霞望着齊沉思，低聲用口哨吹着一個歌。

娥爾加 別吹了，瑪霞。你怎麼能這樣呢！（稍停）我因爲天天到學校去，課後還要教書，教到天黑，我的頭常常痛，我想我好像已經衰老了。實際上，這四年我在學校工作，我覺得我的精力和青春，每天一滴一滴的消耗着。不過只剩下了——一種幻想，越想越厲害……

衣麗娜 到莫斯科去吧。把房子賣掉，把這兒一切都結束結束，到莫斯科去吧……
娥爾加 對呀！快到莫斯科去。

齊布德金和居怎霸荷都笑起來。

衣麗娜 哥哥大概將要做一個教授，他反正是不會在這兒住的。不過可憐的瑪霞可爲難

了。

娥爾加 瑪霞每年整個兒夏季都可以到莫斯科去。

瑪霞低聲月口哼吹着一個歌。

衣麗娜 上帝保佑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。（望着窗子）今天天氣很好。不知道爲什麼我心裏這樣爽快！今天早晨想到是我的命名日，我忽然覺得很愉快，我又想起了我的童年，那時母親還在世。多麼美妙的思想在激動着我，多麼美妙的思想啊！

娥爾加 今天你滿面光輝，顯得格外漂亮了。瑪霞也很漂亮。安得列原來長得很不錯，不過太胖了，這對於他很不相稱。可是我變得老相了，憔悴得很，這大概是因爲在學校裏跟那些小姑娘生氣的了。哦，今天可清閒了，我在家里，我的頭也不痛了，我覺得自己比昨天年輕了一些。我二十八歲了，不過……一切都很好，一切都是上帝給的恩惠，可是我想着，如果我出了嫁，我整天坐在家里，那許是更好了。（稍停）我一定會愛丈夫的。

屠怎霸荷（向森林內）你們真是瞎扯，我真聽够了。（往會客室走去）忘了告訴你。我們新任的砲兵連連長韋世寧先生今天要來拜會你們。（坐在鋼琴旁邊。）

娥爾加 哦，好極了！歡迎，歡迎。

衣麗娜 他年紀很大了嗎？

屠怎霸荷 不，還可以。頂大不過四十來歲，或者四十五歲左右。（低聲奏音樂）看樣兒是個好漢。並不笨——這是無疑的。不過愛多嘴。

衣麗娜 是很有趣的人嗎？

屠怎霸荷 是的，還可以，不過他有老婆，有岳母和兩個小姑娘。而且還是第二次結婚呢。他去拜會人的時候，總是提到他有老婆和兩個小姑娘。他到這裏也要說的。他的老婆是一個瘋子，拖着長長的姑娘的辮子，好吹牛，愛空談，而且還常常喜歡尋死，大概是想給丈夫鬧不好看。要是我，早已都把她扔開了，可是他却忍受着，不過只訴訴苦罷了。

蘇林內 （同齊布德金從大廳來到會客室裏）我一隻手可以舉起一普特半重，可是兩隻手就可以舉起五普特，甚至六普特。因此我得到一個結論：兩個人比一個人的力量不是大一倍，而是大兩倍，甚至還多些……

齊布德金 （一邊走着，一邊看報）治頭髮脫落的方單是用二錢樟腦，半瓶酒精……溶解開，天天擦……（往日記本上寫着）記上了！（向蘇林內）這麼着：我告訴你，用一個木塞把瓶口塞住，再用一根小玻璃管穿過木塞……然後你再拿一撮最普通的明礬……

衣麗娜 伊凡，親愛的伊凡！

齊布德金 什麼，我的小姑娘，我的親愛的？

衣麗娜 你告訴我，爲什麼我今天這樣幸福？我好像在一隻帆船上，上面是遼闊無邊的青天，一羣很大的白鳥在飛翔着。這是因爲什麼？因爲什麼？

齊布德金 （溫柔的吻着她的兩手）我的白鳥……

衣麗娜 我今天醒了以後，起來洗了臉，我忽然覺得這世界上的一切我都明白了，而且我知道應當怎樣生活。親愛的伊凡，一切我都知道了。人應當勞動，應當臉上流着汗工作，不論他是誰，人生的目的，他的幸福，他的愉快，就在這兒。當一個工人，天剛亮就起來，在街上打着石頭，或是當一個牧人，或是當一個教育孩子的人，師，或是在鐵路上當一個司機，那有多麼好啊……天啊，作一個人要是不能這樣，那真不如變成牛馬，都比那些年輕女人強得多；她們到正午十二點鐘才起來，坐在床上喝咖啡，過後穿衣服又得兩個鐘頭……唉，這多可怕啊！我想工作的心情，就好像人在熱天想喝水那樣的迫切。伊凡，要是將來我不早早的起來去工作，你就跟我絕交吧。

齊布德金 （很溫柔的樣子）絕交，絕交……

娥爾加 父親教我們每天七點鐘起床。現在衣麗娜七點鐘才醒，至少到九點鐘還躺着想心事。可是她的臉多嚴肅啊！（笑）

衣麗娜 你總是把我當小姑娘看，當我擺出嚴肅面孔的時候，你總覺得奇怪。我二十歲了！

屠怎霸荷 我多麼想勞動，唉，天啊，我是多麼明白它啊！我生來不曾做一次活。我生在寒冷的、安閒的彼得堡，生在從來不知勞動、無憂無慮的家庭裏。記得有一天我從軍士學校回家來，聽差替我脫靴子，我那時發着脾氣，可是我的母親恭恭敬敬的看着我，別人不這樣看我的時候，她老人家還奇怪呢。他們嬌養我，不讓我勞動。可是哪能嬌養得住，哪能够啊！時候一到，那巨大的、健全的、有力的暴風雨，一步步的向我們逼近了，馬上就要把我們社會上的惰性、冷淡、對勞動的偏見、腐朽的愁悶都沖洗了去。我要去工作，再過二十五年——三十年，將來每一個人都要去工作。每個人都要工作啊！

齊布德金 我不去工作。

屠怎霸荷 你不在數內。

蘇林內 謝天謝地，再過二十五年，你們已經都不在人世了。再過兩三年你們就要中風

死了，或者我火上的時候，用槍彈打到你們的腦袋裏，一命嗚呼了。（到衣袋裏掏出一瓶香水，往胸前、手上洒着。）

齊布德金（笑着）可是我的確從來什麼事也沒做過。離開大學以後，我的指頭就連動都沒有動過，連一本書也沒有看過，不過只看看報罷了……（從衣袋裏又掏出另一張報）這不是……比方說吧，我從報上曉得有位杜勃羅留波夫●，可是他寫了些什麼——我不曉得……天曉得他……（聽見樓下有敲地板的聲音）哦……有人在樓下叫我呢，有人找我來了。我馬上就來……請等一下……（理着鬍子，匆匆走出。）

衣麗娜 他在想什麼心事呢。

屠怎霸荷 是啊。他一本正經的樣子出去了，大概要給你帶些禮物來的。

衣麗娜 真討厭！

娥爾加 是啊，真討厭。他從來總是做些糊塗事。

瑪霞 海灣上有棵碧綠的橡樹，樹上拴着金鍊子……樹上拴着金鍊子……（站起來低聲唱

着。）

● 俄國十九世紀偉大的批評家。

● 普希金的長詩《普希朗與柳德密拉》中的詩句。